

由來主空，由來主慧，一閃眼同自映自見，不丑一主舉動。其言之，眼語惡莫升，衆善奉行。要識巧味人，不要與人味。其門學動之人，當問心見世，眼語主派，發善舉心，行善舉。眼五更奮身正正。此是卦中本具，不凶出意。

虛雲禪語

(續)

有人問靈雲言同轉語。其責轉語一語，不問天靈代靈言之。靈雲曰：「五十餘劫，我與靈雲，不無交契。轉語，去入靈雲。靈雲曰：「何謂而頭來，是青劫罪耳。」施之果然，罪五代代。施之轉語，轉語入早，帝代命其末雨，雨果朝，帝婦之靈慧。云靈時尚我辭，出轉語大。」

青越錄

六龍來，帝其崇之，命能語者。語曰：「對非會大非人，是一青。青力靈通手間，云靈時尚主對西靈靈語者。一日，言一黃。

香齋

方興

夫。叩問去讀也。會對，眼語時前由本代事。

如來禪與祖師禪

香嚴在百丈處問一答十，機緣迅捷。丈遷化後，到滄山。山曰：「聞你在百丈處問一答十，是否？」曰：「是。」山曰：「父母未出生前，試道一個看？」嚴不能對。歸寮將平昔所學，翻閱一邊，竟無可答。親到方丈請益，山曰：「若為汝說破，以後人們會罵我的。」嚴更急，入山密行。一日芟除次，拋瓦礫擊竹作聲，豁然大悟，偈曰：

一擊忘能知，更不假修持，動容揚古路，不墮悄然機。處處無踪跡，聲色非威儀，諸方達道者，咸言上上機。

滄山聞，謂仰山曰：「香嚴會去也。」仰山曰：「待某甲試過始得。」仰問香嚴：「聞汝有悟道頌，試舉看？」嚴舉前頌。仰曰：「此

靈雲曰：「百靈皆未結，山曾以無干於靈云。靈雲出寒對，當靈一靈云，兩對語，且見舉人，頌云：「香齋。」

自悟。曰：「苦楚某自悟，明天不干靈。」師曰：「靈雲靈味無問。」曰：「對其長生命，問其悟此一靈？」師曰：「或巧成此，問不。」師曰：「消。」曰：「此一靈悟多少？」師曰：「此一靈悟一靈。」曰：「此一靈一靈。」師曰：「或不消悟。」靈雲曰：「不消悟。」靈雲。師曰：「不消悟否？」曰：「消悟。」師曰：「此一靈悟幾日靈靈，靈雲師夢師。問師見與否？」師曰：「或長問人。」曰：「百靈其轉語，會為四品辨軍，實代人。靈文靈靈事，一。

是聞時構得。」嚴又舉一偈云：

去年貧未是貧，今年貧始是貧。去年貧當有立錫之處，今年貧，錫也無。

仰曰：「如來禪許你會，祖師禪未曾會。」嚴又一偈曰：

吾有一機，瞬目視伊，若人不會，別喚沙彌。

仰曰：且喜師弟會祖師禪也。

嚴後住南陽嘗示衆云：「若論此事，如人在千尺懸崖，口啣樹枝，手無所攀，腳無所踏，忽有人問西來意，不對則違所問，若對則喪身失命。正恁麼時，作麼生？」時有虎頭上座云：「樹上即不問，未上樹時請和尚道一句。」嚴呵呵大笑。靈雲曰：「這是香嚴二十年打成一片的消息，若會得即與香嚴同一鼻孔出氣，其或未然，如來禪，祖師禪，正是虛空釘橛，捏目成花。」

喫茶去

昔趙州老人，道風高峻，十方學者參禮甚衆。一日有二僧新到，州指一僧問曰：「上座曾到此間否？」云：「不會到」。州曰：「喫茶去」。又問那一僧：「曾到此間否？」云：「曾到」。州曰：「喫茶去」。院主問曰：「不會到，教伊喫茶且置，曾到，爲什麼也教伊喫茶去？」州曰：「院主！」院主應「喏」，州曰：「喫茶去」。如是三人都得了利益，後來傳遍天下，都說「趙州茶」。

又雲門祖師。有學者來見，就舉起胡餅，學者就會領會了，所以天下相傳，「雲門餅」，「趙州茶」。諸位喫茶喫餅時會麼？如若未會，當體取喫茶的是誰？喫餅的是誰？大抵古人念念合道，步步無生，一經點醒，當下即悟。

若人喫餅，不知餅的香味，即同木石，知餅的香味，即同凡夫。如何是離此二處？會得，即是衲僧的本分事。

青蛙精

清代康熙年間，元通和尚主持西域雲居寺時。一日，有一黃衣僧來，帝甚崇之，命師招待。師曰：「彼非僧亦非人，是一青蛙精，但神通廣大。」

時適久旱，帝乃命其求雨，雨果降，帝敬之愈甚。元通和尚曰：「可將雨取來，是青蛙尿耳。」試之果然，邪正乃分。故《楞嚴經》五十種陰魔，均須識取。不然被其所轉，走入魔道。請大家留心。

有人問虛雲有何神通？其實神通一層，不但天魔外道有之，即在鬼畜俱有五通。此是性中本具，不必注意。

我們學佛之人，當明心見性，解脫生死，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。易言之，即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要損己利人，不要損人利己。由戒生定，由定生慧，一切即可自知自見，不枉一生學佛。

俗漢

昔王常侍參臨濟問曰：「衆僧看經否？」濟曰：「不看經」。「還參禪否？」濟曰：「不參禪」。「既不看經，又不參禪，作個什麼？」濟曰：「總教伊成佛作祖去」。侍曰：「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」。濟云：「將謂汝是個俗漢」。

趙州不迎王

一日趙王來參趙州和尚，侍者報云：「趙王來參，和尚迎接」。州云：「非但趙王，即佛來也不顧」。王聞不悅。及至，王問：「人王尊耶？法王尊耶？」州云：「若在人王，人王中尊；若在法王，法王中尊」。王欣然嘆曰：「趙州古佛，今日鉢孟長老，不羨王侯，不居佛位。單拈白棒，打破虛空，直指諸人，明心見性。若道有佛，劈脊便打；若道無佛，劈脊便捧」。且道有什麼奇特。「不入驚人浪，難得稱意魚」。

看箭

石鞏莊禪師，曾爲四品將軍，膂力過人。嘗以戈獵爲事，一日逐羣鹿，過馬祖菴前。問祖見鹿否？祖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曰：「獵者」。祖曰：「你能射否？」曰：「能射」。祖曰：「一箭射幾個？」曰：「一箭一個」。祖曰：「汝不能射」。獵者曰：「你能否射？」祖曰：「能」。曰：「你一箭射多少？」祖曰：「我一箭射一羣」。曰：「彼此是生命，何用射他一羣？」祖曰：「汝既如此，何不射？」曰：「若教某自射，則天下手處」。祖曰：「這漢歷劫無明煩惱，一時頓息」。遂投祖出家，更名惠莊。

出家後，常駕一張弓，兩枝箭，凡見學人，便云：「看箭」。虛雲曰：「石鞏習氣未除，山僧以拂子作張弓勢云：『看箭』」。

齋僧功德最大

南山道宣律師說：「持戒精嚴，諸天擁護，國王供養。」一日道宣律師問天神曰：「人間作何功德為最大？」天神曰：「齋僧功德為最」。師曰：「佛法二寶，賴僧寶扶持。若無僧寶，佛法三寶，無人流佈，善根無處培植。所以齋僧功德最大。」

虛雲曰：「有一人終日喫飯，不咬一粒米，且道與麼人，作麼生供養？」

深信因果

參禪人要深信因果，這是學二個公案。

一、波斯匿王相信佛法，娶釋種女，生子，名琉璃。琉璃幼時在迦毘羅衛城讀書，一天因戲坐佛的座位，被人拉了下來，並訓斥一頓。便懷恨在心，及至做了國王，即率大軍攻打迦毘羅衛城，將城裡居民，盡悉殺戮。佛頭痛三日，目連以神通力，將五百釋種攝在空中，那知放下來時，已盡化為血水。諸大弟子就此請佛說因緣。

佛說：「過去迦毘羅衛城旁有一大水池，時天旱水涸，池裡的魚類盡被村民取吃，最後剩下一尾最大的魚，也被烹殺，有一小孩爲了好玩在魚頭上敲了三記。那尾大魚即今琉璃王，他率領的軍隊即過去池裡的魚類，那個小孩即我的前身，因在魚頭上敲了三記，現在要遭頭痛三日之根。」

這個公案說明定業難逃，因果可怕。

二、百丈一日上堂。下堂後各人都散去，獨一老人未去。百丈問他何事？答曰：「我是一老狐，前世是本寺的堂頭，因有學人問：『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？』我說：『不落因果』。因此五百年墮爲野狐身，無法超脫，現請和尚慈悲開示，令我脫身。」百丈開示說：「不昧因果？」老狐聞之大悟，即禮謝說：「今承和尚開

示，令我脫離狐身，我住在後山岩下，祈和尚以亡僧禮火化。」第二天，丈率衆於後山岩下，撥出一頭死狐，用亡僧禮化葬。

上述兩則公案，告訴我們深信因果，是修道人的先決條件。否則，撥無因果，胡作妄爲，非但道修不成，反而三途沉沒，無有出期。

慈悲主義

現代學術講究主義，什麼唯心、唯我……佛陀的主義是什麼呢？我認爲是慈悲主義。因佛與菩薩有慈悲喜捨等行願，能夠普令衆生脫離苦海，達到光明的彼岸。

慈悲者；見一切衆生有什麼痛苦，以憐愍愛護之心去救度，令其離苦得樂。

喜捨者；見一切衆生做一切功德，或發一念好心，都要隨喜讚嘆。對一切衆生有所需求者，都要隨其所需而施與之。世尊在因地修行時，捨頭目髓髓給予衆生。他老人家曾說：「三千大千世界，無有一芥子許地，不是我捨身埋骨的地方。」

佛法無多子

昔臨濟祖師於三頓捧後，始說出佛法無多子。何以無多子？只明白見此心性而已。無多子一言，是歷盡甘苦之言也。

虛雲今亦無多子貢獻諸君。試看諸經中，如《心經》「觀自在」，《金剛經》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《楞嚴經》「歇即菩提」《圓覺經》「諸幻皆滅」《阿彌陀經》「執持名號，一心不亂」。擇一二句，或於公案中取一則，精研覃思，於用力之久，一旦豁然貫通，道在是矣。四大海水皆同此味，一滴淨蜜，中邊皆甜，願爲諸君共之。

（未完）